



# 华夏周末

文艺副刊

#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 ——谈公木先生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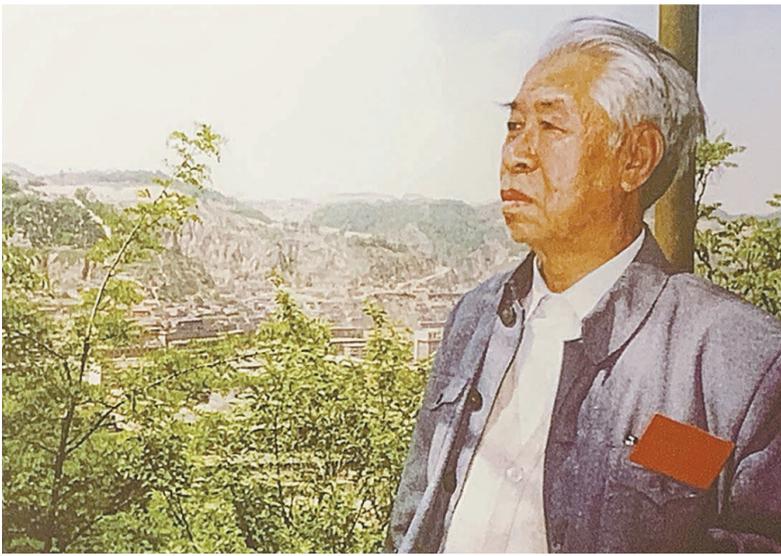
郭杰 口述 本报记者 谢颖 采访整理



▲198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颁布，公木为军歌词作者。

### 编者按：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军队走过了光辉的历程。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伴随着人民军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广为传唱，经久不衰。深圳大学人文学院二级教授郭杰，曾担任军歌词作者公木先生晚年的学术助手。本报记者专访郭杰，讲述公木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故事。



▲1990年5月公木在延安宝塔山

进步组织的活动，发表许多揭露黑暗、鼓动抗争的文学作品。1930年，公木因参加纪念南昌起义、反对军阀混战的示威游行，与老舍、闻一多等先生一同被捕，羁押于北平警备司令部的监狱中。在狱中，他砥砺意志，坚持斗争，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信念。此后他参加左翼文化运动，更积极地投身于救亡运动中。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时正在北平的公木，立刻动身奔赴抗日前线。几经辗转，他先是来到西安，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林伯渠同志介绍，奔赴山西前线，到晋绥军区开展宣传工作。1938年，公木西渡黄河，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先后担任抗大政治部宣传科干事、八路军直属政治部文艺室主任等职。

太行山巍峨高耸，延河水奔流浩荡。辽阔战场上八路军将士英勇杀敌、保家卫国的雄伟身姿，在公木心中不断升华，最终在他笔下化为一行行澎湃的诗篇。《风箱谣》《十里盐湾》《乌枪的故事》《我爱》《哈喽，胡子！》《再见吧，延安》，综观这些作品，民族的命运和民众的生活，在强烈时代情感的熔铸下，犹如火山爆发般地喷涌出来，风格质朴、自然、浑厚而充满活力。

值得一提的是，公木的诗歌创作有很强的理论自觉，他提出了“新歌诗论”，认为新歌诗创作应该向民歌学习，从民间汲取营养。他曾与鲁艺的几位音乐家共同到绥德地区的乡村去采集民歌，后来还与著名诗人何其芳一起，加以整理，编印了一本《陕西民歌选》。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军民浴血奋战，为了民族独立和解放展现出

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公木本身就是一名战士，他深知战争的残酷激烈，对于前线将士的英雄事迹非常熟悉和敬佩。抗敌救国的坚定决心，深厚的生活积累、情感积累和艺术积累，使他能够迸发出丰沛的灵感和创造力，充满了真情实感，在此基础上创作《八路军大合唱》，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八路军进行曲》创作于1939年秋冬间。在当时条件下，八路军以游击战为主，集小胜为大胜，逐步扩大抗日武装和建设抗日根据地。但这首歌曲所塑造的并不是游击部队的形象，而是大兵团的形象，有着排山倒海、覆地翻天力量。在《颂定军歌随想》一文中，公木先生谈到这个问题并作了阐释：作为郑律成同志的合作者，我深知，或者说我清楚地记得，这一点，或者说这个问题，我们并不曾讨论过，也不曾上升到自觉意识的创作理论高度。不过对抗战的前途，有着必胜的信念。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已经深深印入脑际，战略防御即将进入战略相持，最后终将来到一个战略反攻阶段，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在我们心中，由中国工农发展而成的八路军，不将是将会成为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主力，而且它更肩负着推动世界历史前进的重任。这便是军歌创作的历史背景和主体心态。在公木看来，这也正是军歌能够久唱不衰的原因所在。

1939年4月13日，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一阵阵雄壮的乐声传出。这是《黄河大合唱》的首次演出，也是一场空前的音乐会，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黄河大合唱》也由此在延安掀起一股热潮。

窑洞里，两位年轻人正在热烈地讨论着——创作一部《八路军大合唱》！

其中一位便是公木。当时他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宣传科干事，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诗歌作品，并且积极参加文艺活动，结识了萧三、艾青、何其芳、贺敬之、光未然、冼星海等一批著名诗人和艺术家。他们在火热的战斗和生活中相互学习，切磋交流，其中与公木感情最深、影响最大的，便是上述两位年轻人的另一位——杰出的朝鲜族音乐家郑律成。

郑律成与公木同在宣传科工作，担任音乐指导，他谱曲的《延安颂》《延水谣》在延安已是脍炙人口。有一次，他偶然看到了公木写在笔记本上的诗稿《子夜岗兵颂》，觉得非常好，便暗自为其谱曲，后来，连近200行的《岢岚谣》也谱了曲，令公木大为惊讶，也大为感动，两人经常交流艺术创作的感受。从《黄河大合唱》的演出，他们知道了“大合唱”这个形式，于是便有了创作一部《八路军大合唱》的想法。

1939年7月，抗大总校东渡黄河、迁往敌后，公木和郑律成被留在延安，分配到筹办中的抗大三分校工作。在这个新旧交替之际，二人通力合作，满怀激情完成了这部大合唱。《八路军大合唱》由《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子夜岗兵颂》《快乐的八路军》《骑兵歌》《炮兵歌》《军民一家》《八路军和新四军》8个篇章组成，各自相对独立，而又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意境深邃，形象鲜明，感情激越，音韵铿锵。1939年10月，由鲁艺音乐系和抗大女生队组成的演出队，在郑律成指挥下，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了首场演出，受到热烈的欢迎。此后，这部大合唱唱遍了延安、陕甘宁边区和各根据地，起到极大的鼓舞作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后来，在解放战争的炮火硝烟中，《八路军进行曲》被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成为激励人们奋勇战斗、实现理想的嘹亮号角。1965年，又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并在1988年被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由此，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广泛传唱、激发了无数中华儿女抗击侵略、争取解放的昂扬斗志之后，由公木作词、郑律成作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终于正式定型了。

### 二

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之际，嘹亮的军歌令人倍感振奋，仿佛能从铿锵的旋律中感受到人民军队一往无前、排山倒海的气势。军歌体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性质、任务、革命精神和战斗作风，人民军队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无论在烽火硝烟的战争岁月，还是奋进建设的和平年代，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这个时刻，我们回顾军歌的创作和精神，具有特别的意义。

军歌的创作并不是偶然的、一蹴而就的，而是建立在创作者自身的丰富经历和深厚积累的基础上。

公木，原名张松如，1910年5月出生于河北辛集北孟家庄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在他身上，既有中国农民朴素淳厚的气质，也有刚毅坚强的品格。1928年，他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在党组织的影响和帮助下，于1930年春加入了共青团，并参与左翼作家联盟等



▲1942年5月公木（后二排左六）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时合影

### 三

我本人出生于1960年。父亲当过兵，参加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我们这一代是唱着军歌长大的，后来我硕士毕业还入伍到空军政治学院，自己也成为一名军人。但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会和军歌的词作者公木先生结下师生缘分。我硕士和博士就读的东北师范大学（原名“东北大学”），1946年创建于东北解放区。公木先生和我的博士生导师杨公骥先生，那时受组织派遣，从延安到了东北，成为该校最早的创建者，他们毕生保持着深厚友谊。1989年杨先生去世以后，公木先生对我多有指导，并于1990年底，担任了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就这样，应公木先生邀请，我博士毕业后来到吉林大学任教，担任他的学术助手，协助他开展国家“七五”社科重点课题“中国诗歌史论”的研究工作。

那时，每隔两三天，我都要去公木先生家里，谈学术、谈工作、也谈他的创作。公木先生很健谈，但他从不主动说到自己。问起军歌的创作，他总是那么谦虚。他常说：“我和郑律成都被留在延安……趁空完成了拟议已久的《八路军大合唱》。我只是写了八段歌词，创作布局，多得力于郑律成同志。”实际上，这是两个有信念、有使命感、有才华的年轻战士心灵碰撞出的璀璨火花。公木先生后来为电影《英雄儿女》创作了气壮山河的主题歌《英雄赞歌》，也同样是这种信念和使命感的艺术升华。

每当唱起军歌，我不禁更加怀念公木先生。回过头来看，他的一生所践行的，正是军歌彰显的信念和精神。公木先生一生经历曲折丰富，工作岗位也常常出现变化。但无论何时何地，他始终用一个战士的标准要求自己，因为跟党走、投身民族解放事业是他的人生选择，更是不可动摇的理想追求。公木先生晚年在《假如让我得重生》一文中，曾写道：“天苟假我以年，让我再活一个‘80’岁，我决心不改初衷，继续与历史主线相结合，不是相游离，更不是相违背。”“我相信‘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我相信‘铁流两万五千里，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这就是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奋斗历程的一位战士诗人，无论遇到多少磨难和曲折，都从未动摇的坚如磐石的信念，是他留给后人的发自内心的、富有远见的告白和召唤。

今天，我们祖国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些为祖国、为人民而献身的革命先辈们心中的美好希望，正在日益成为现实。军歌嘹亮，催人奋进，“向前！向前！向前！”我们要弘扬军歌所承载的革命精神和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奋斗！

### 记者手记：

## 无愧于时代和人民

本报记者 谢颖

1942年，公木以部队文艺代表的身份，应邀出席了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在座谈会前，当周扬向毛泽东介绍到公木是《八路军大合唱》歌词作者时，毛泽东亲切地握住他的手，说：“写兵好，唱兵好。要写八路，要唱八路！”

聆听毛泽东的讲话后，公木感到：大气磅礴而又娓娓动人，高屋建瓴而又深入浅出。讲话指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对于艺术的本质、艺术与生活、继承与创造等理论和实践问题都给予了明确解决。之后，公木怀着一种高昂的情绪投入创作。

郭杰告诉记者，公木先生一直强调

文艺创作要与人民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不要无病呻吟。他的诗歌创作追求将艺术审美与时代需求结合起来，节奏感强、语言通俗，为人民所喜闻乐见，其叙事诗创作生动刻画人物、完整叙述事件、深刻熔铸思想；而抒情诗则将时代生活的丰富内容经过内心世界富于个性化的体验，进行艺术的升华。

在民族危亡时刻，文艺工作者们是英勇无畏的战士，他们以历史的使命感和战斗的激情，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展现民族的奋斗精神和历史发展的方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唱出了一人民的心声，也充分说明，文艺创作一定要紧扣时代脉动，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刊头题字：冯其庸

### 本期导读

#### 第6版

我和黄浦江的缘分

赵丽宏

“七勇士”永远的誓言

黄亚洲

那一次次难忘的“寻找”

沉石

#### 第7版

伟岸刚健，空灵秀丽

刘万鸣

万古流芳

朱秀海

小说迷的幸福

范俊

乌龙铺听歌(上)

冯并

#### 第8版 华夏·翰墨



淡墨轻岚

何香久

## 华夏周末

(总第139期)

第5-7版 周六出版  
主编：王小宁  
编辑：谢颖 杨雪 张丽 郭海瑾  
投稿邮箱：  
xueshujiayuan@126.com  
电话：(010)88146864  
88146873

第8版  
主编：罗公染  
编辑：位朝辉

本版校对：宋磊  
本版排版：王晨



扫码读华夏